

●银龄乐读●

温存的旧气

——读蒋林散文集《虚度光阴》

□张 强

有人说,并非每一本书都有资格跻身书橱之中。而《虚度光阴》已在我的书橱里安然躺了三年有余。

2022年初春时节,县作协的年会恰如其时地在风光旖旎的花园湖畔召开。能参加盛会,并获评年度优秀会员,着实让我兴奋和嘚瑟了很长一段时间。优秀会员的奖品是获赠一年的《安徽文学》杂志,以及一本《虚度光阴》。

《虚度光阴》有着浅紫色的封面,封面上是卡通造型的思想者形象,书中文字散发着清新的油墨香,周身浸染着淡雅的包浆,流淌着时光的温润质感,让人不由得对它心生喜爱。全书共分为四辑,分别是“我的西街”“点点琐记”“偶遇情致”“日中有人”。

“我的西街”看似盛在大瓷缸里的茶水,很醇。“那萌萌的,黏黏的,柔柔的一声‘蜜’,常常在我的幻听里出现”,饱含着手艺人外公镌刻在作者心海深处的疼爱与牵挂。而“一束午夜的光偶然布在儿子的脸上”,短短一笔,便将“学步”中为人父母的舐犊情深展现得淋漓尽致。书中写喜欢摔跤的汉子“多少有点霸道”,可令人唏嘘的是,“汉子前几年得癌症去世,年近六旬。这一对摔跤的兄弟,终未摔过命运”。还有那“叫操箭巷,是戚继光留下的“巷子,巷子里有画书摊,摊主叫水鼓胀。“门开了,光线忙不迭往里涌,关了一晚上的气息也朝外散”,到后来“她家的门面房好像再没开过”,文末那句“我们不该叫她水鼓胀呀!”感情细腻,写尽了懊悔与叹惋。像《抛砖》《丧事》《地震》《花痴》等篇章,有对已然消逝的传统手工艺者的追忆与回望,有对故乡风土人情的

眷恋与归依,有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有对贩夫走卒、底层民众生活的同情。

倘若说第一辑“我的西街”“土得掉渣”,那么“点点琐记”则显得洋派十足。迪士尼、回洛城、好莱坞、珍珠港……这些琐忆虽说拉拉杂杂,林林总总,却让人读来意犹未尽。《费城故事》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威廉·佩恩的理想之城,也是作者曾小住的地方。“吾儿赴美,已经十年,吾儿今年三十岁。”作者回忆自身,“想想我三十岁那年,也小有成绩……这一点收成,与今日之吾儿相比,差距实在太。但这是多么令我骄傲的差距!”在白驹过隙般的庸常日子里,文学不只是稻粱之谋,而应是“立! /向太阳致意的是年轻的头颅”。

天又雪,可以饮。第三辑“偶遇情致”里,一句“一个破化肥袋子要它作甚?做裤子穿!”让人忍俊不禁。在哑然失笑之余,心底涌起对物资极度匮乏年代的怜惜,对当下物质极为丰富的珍视。《非洲象牙与姚明白齿》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公益广告词,在《野性的终结》播放之后再听,更有一种悲怆的意味和深沉的情怀,引人深思。雪乡的冻梨与冰棍,新疆的河鲈和狗鱼……当然还有江淮之间独特的定远味道。《下乡记》里,作者足迹遍布大桥、凉亭等乡镇,彰显了牢记文学使命与担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或许因定远与高邮湖地缘相近、文缘相承,这一篇篇绝味美文,细细品咂,颇有点汪曾祺的味道和范儿。

第四辑“日中有人”,让我不禁想起了《傲慢与偏见》中的达

西先生。而对《薛大娘》评价:“发乎仁者之心,投向世俗之美,简单描写,紧扣灵魂,直指人心;悲悯、同情、理解、欣赏,‘汪先生的文字,是有人味的’。”精准地道出了汪曾祺作品的魅力所在。此外,像《万期万福——写在(滁州日报)万期》中“你们让许多有梦的人,活得津津有味”,以及《风吹凤阳》《我说一个难说的苏北》《凝望者的自给自足——傅光堂诗歌作品阅读札记》等篇章,弥见其笔力之峭,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作者对生活、对文学、对人物的多样感悟与思考。

作者在徽州师专中文系求学时,东方山泉王德中先生正是他的老师。在《象牙塔里的一堆鸟事——读东方山泉的长篇小说〈金湖之畔〉》中,作者并未囿于师生情面而不宜直抒己见。在充分肯定小说的优点和长处后,笔锋陡然一转,坦诚地指出两点不足:“小说最后设置几段‘波峰’,使得令人憎恶的‘邪’派,其命运走向与读者内心向往的结局趋同……”“写作心理有异于创作心理……作为一名学者,究竟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寻得平衡点?”在附录《评而有据,论而有理——蒋林〈象牙塔里的一堆鸟事〉读后》中,汪德中老师似乎给出了答案——识人是个社会难题。钱玉亮对于作者《校园杂记》评价“是一篇好文章”,并感慨“从小蒋到老蒋,若没有中间三十多年时光的磨砺,决然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应当感谢生活”。与师友之间的互动与商榷,展现出蒋林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与剖析,对待写作严肃、诚恳、持之以恒的态度。

趋于平淡,淡中得味,这便是蒋林的无妨虚度的生活。

●生活札记●

临晚,夕阳斜照,又是一年合欢时,若择近处的巷道,那就来平安路吧。

屋舍处右拐,便是平安路。平坦的马路两端,最引人流连驻足,叫人心生欢喜的,莫过于若只一眼,断然瞧不见尽头的合欢。彼时,暮色逼近,车流穿行,夕阳的余晖挥动着手中的拂尘,根根银丝指向平安路繁华的街市。孩子的嬉笑声、路旁的虫鸣声和微风轻送的合欢交织一处,弥漫在城市的半空,仿若一壶煮沸的白开,带着烟火的韵味,缓缓注入天青色的瓷杯内,与静置底部的花房相拥,抿上一口,回甘恬淡,将唇齿间的从容流入经年的溪涧中,连疲惫的心一同洗濯。

襟怀入夜月,含笑出朝云。那粉红色的花蕊,错落有致,巧立风中,分明是少女白皙的双颊,羞怯时泛起的红晕,漾在云霄。淡淡的暗香,如夜空的星子,不经意间就盈在左右。那日,两只黄鹂栖在枝头,竞相争啼,她纤纤玉手应声而启,一把把打开的微型扇面便呈入眼帘,或展袖起舞,或顾盼翩跹,或低首顿足,或掩面回眸。任尔东西南北中,且借那暖风里的惊鸿,逍遥悦目,将世间诸事皆抛,这便是合欢花,治愈的良方。

合欢原本并不开花,那位名叫粉扇的多情女子,为了等待进京赶考的夫君,日日守在合欢树下,期待的面容叫人一眼辨别她思绪里的起落,终究未能等来枕边人,却叫青丝等白了华发。那株见证他们誓言的

合欢树,在女子等待无果,逝后的第二个年头,竟如铁树般开出折扇状粉色花朵,朝启暮合,在树隙中停顿逗留,把前世未完的心愿许在今生的花端。

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风冷凝,雨如注,为了远处的帆,她悄然越过了枝头。深墙内,飘零的是他最喜的合欢。她俯身,将这满地的落红尽数,小心放入浅绿色的裙裾中,像那只无处躲藏的迷鹿,终于寻得安身的处所。她爱,取他所爱,取那寓意忠贞的合欢;她守,守这一方净土,为心之所想,梦之所依,爱之所期,扎下根须,扎下爱的全部。这是《甄嬛传》里的经典桥段,叶澜依的爱,无疑是隐忍的,深藏不表,别无他求,甘愿倾其全部,叫所有的念想,倾注于合欢,不忍她零落无助。

原以为是含羞草,却开出了合欢花。是母亲对儿子无尽的爱,悉心照料下,多年以后,凝练而出的生命之花,是母亲留在世间的牵挂。怎能不叫史铁生心存感怀,既想靠近,又怕直面之后,堆积如山洪般的情绪瞬息迸发。所幸,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或许是思念的另一种表达。

行走在晨曦深处,反复聆听史铁生的名篇《合欢树》,字字句句,模糊了视线。安静的院落,阳光把合欢的叶片清晰地定格在木格轩窗下,摇曳时沙沙作响,老式的几案旁,母亲手中的针线扬起完美的弧度,还不忘反复地叮嘱。抑扬顿挫的声音,从古朴的门前经过,落在身后的庭院中,像叮咚而入的音符,穿越时光的藤蔓,渗透了渐渐苍老的容颜。

合欢花,宜饮易伴。饮之,凝神静心;伴之,更像儿时的旧识,为赴今生的约定,守于喧嚣处,候于原址中,不骄不躁,不离不弃,虽花期一季,仍以一树嫣红,涂染古风汉韵的盛世画轴。



《回家风味》
陶博吾画

●文心观澜●

欧阳修的“小满”人生

□张宏宇

小满,寓意万物至此稍得盈满。欧阳修《五绝·小满》诗云:“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此诗看似写小满时节的景象,实则意蕴深远。欧阳修为一代文豪,却鲜有人知他亦是一位生活智者。他的一生,恰似“小满”二字,既无过分盈满之态,亦无丝毫亏欠之意,一切尽在恰到好处之处停留。

欧阳修曾位居高位,却未被官场所束缚;他文采斐然,却未被文字所驱使。他的人生,正如那垄头迎风而立的麦穗,将满未满,恰到好处。这“小满”之境,实为人生至理。世人往往贪大求全,追求极致的圆满,殊不知物极必反,盈满则亏。而欧阳修,却深谙“小满”之妙。

在滁州任职时,他与民同乐,写下《醉翁亭记》,自号“醉翁”。然而,他并非真沉醉其中,而是以酒为媒介,远离祸端,以醉为名,逍遥自在。他明白,人生无需事事求全,小满便是至境。晚年,他自号“六一居士”,面对客人的询问,他笑言:“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此等境界,非大智慧者难以企及。

他不求万卷藏书,只需精选其一;不求千古绝唱,只愿一壶浊酒相伴。这便是“小满”的智慧所在。欧阳修一生历经宦海浮沉,却未沉溺于困境。无论是因支持新政被贬夷陵,还是因“濮议”之争遭贬亳州,抑或是晚年遭受诬告,他都能于逆境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他在《秋声赋》中感慨:“草木无情,有时飘零。”然而,他并未沉溺于悲叹,而是寄情山水,著书立说,终成一代文豪。

“小满”之妙,在于知止。欧阳修晚年编定《居士集》,自述学文之路,平淡而通透。他不避讳学步于人,不掩饰曾经的青涩与不足,更不吝嗇表达对师友感激之情。此等胸

襟,正如小满时节的麦穗,低头而不折腰,饱满而不张扬。他的文章温润如玉,背后却是千锤百炼的功夫。他每成一文,必反复推敲,直至终篇不留一字原稿。这般苦心孤诣,却从不自矜自傲。他曾言:“不畏先生嗔,怕怕后生笑。”此言看似谦逊,实则蕴含大智慧,不求一时之名,但求经得起时间考验。

小满,在二十四节气中,无惊蛰之振奋,无冬至之肃穆,却寓意着人生的至境。欧阳修晚年居颍州,与田夫野老为伴,著《六一诗话》,品评诗句,臧否人物。看似闲适的生活背后,实则蕴含着他一生的阅历与智慧。他不再追求功名富贵,亦不刻意标榜清高,只在寻常日子里活出了真性情。

反观今人,往往因欲望太满而陷入困境。求富贵,求名声,求长生,求事事如意……然而,人生岂能尽如人意?反观欧阳修,他的一生虽坎坷多舛,却能在逆境中活出滋味来。他在《龙冈阡表》中回忆母亲教诲:“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此等境界,凡人能及?

小满时节,麦穗低垂,虽不似春日花朵那般招摇,却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欧阳修的人生智慧,恰似这低垂的麦穗,不求全,不责备,只在恰到好处安顿身心。他晚年自述:“平生作文,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此等闲适态度,非大彻大悟者难以拥有。

人生在世,能如欧阳修这般活出“小满”境界者,实属不多。多数人不是未熟先摘,便是熟透落地,唯有在将满未满之际停驻者,方能领略人生之真谛。欧阳修的文章与思想,却如那永不凋零的麦田,不空不满,自在从容。

●诗韵潮声●

家在广陵

(组诗)

□秦 骏

三角圩湿地

塔影或将模糊
融进灯火,照不见虚无
汉唐,这透明的琥珀

远眺,仁和路的棠树
如母系的臂弯
将万佳路揽入怀抱
这些来自植物国度的
一串红灯笼,匹配马中赤兔
辉映碧水,东园春深
开到荼蘼,花事未了
圩既在下
风车卷起薄雾
胸中点墨,染及一池
落笔处
虎啸龙吟,煌煌年少

家在广陵

盘旋而上的一轮朗月
是听户,可闻上下千年的呐喊
智者侧目,纵览此间风云

骨骼清秀,不依附于皮囊
络腮胡须,归来终能辨得清方向
覆压重关,汉韵里生出锋芒
像庄稼一样思考
肌肤温润,洵水如蓝
亭外,雨步轻叩
大于蛙鸣,仓廩丰盈

兰芬书屋

化身成虫,没有什么不好
你说,不如终身以书为伴
激活一个词,对应芬芳
一卷妙手文章
阅遍闪电,晴川、湖海

曰成仁,曰取义
丝丝入怀,挽住流水
唯愿你破茧而出
或蝶或舞,浅斟低饮
纵然冰雨斜枝
花期不再,马蹄七进
知止而定
此间澄澈如洗
许我一世幽兰

汉墓群遗址

以退为进
匿伏于丛林苇草
雨水如乌云
俯瞰圩堤
三百米以下的湖泊

长堤漫漫
还原不出塔影
无踪的寂寥
每一锹土的来处
弥补或疗伤
揭开,衣袂飘飘
怀揣一枚环型的隐喻

